

■ 岁月如歌

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的人

■王珍

“高小毕业的人请举手。”在新征入伍的几百名战士中,只有寥寥数人高高地举起了手。在众人羡慕的目光里,那些举手的人都被叫出了队列,立即就被抽调去当文书、通信员、卫生员、电报员等,剩下的都去了步兵连。

这一幕给新兵小王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,成为他脑子里的永久记忆。本来,还以为当兵的人,只要练好枪法能够勇敢地冲锋陷阵就行了,没想到文化知识在军队里是那么重要。当时,部队里用的大多是苏式装备,那些懂俄文、能看说明书的人,自然是部队里的宝。

小王一直珍藏在心的“上学堂”情结瞬间满血复活。若不是在穷乡也可以上学的时光,他已经超龄失去了机会。没文化一直是他的胸口之痛。每次看到上过学能识字、有文化的人,小王的眼睛一定

会熠熠生辉,他的心里充满了对文化的向往和崇拜。

早在小王还在小山村里当民兵队长时,只要有机会上区、县、市里开会、培训、学习,他的眼睛一直会在人群中扫描,寻找有文化的人。一次在人民武装部学习时,他一眼就看到了他,一个眉清目秀长得有点像演员陆毅的小帅哥。这个帅哥衣着干净、挺刮,在一群土味的农民小哥中显得很洋气,很惹人注目。

小王认定他是文化人的鉴别方法很简单,就是20世纪50年代侯宝林说的相声——那时的文艺范儿是中山装左上口袋插钢笔,笔帽舌头别在外面,彰显的是识字的文化人。细分起来:插一支笔的,是中学生;插两支的,是大学生;插三支或者以上的,那是修钢笔的!我一直喜欢这个段子,也是照此方法来甄别真伪文化人的。对那些学历、学

位、证书特多,职称、头衔特多的人心存疑虑:那满身的披挂,有没有可能是小贩的噱头?

“我们做朋友吧?”小王对那位只别一支钢笔的帅哥说,没有自卑、没有顾虑,只有一心一意靠近文化的勇气。就这样,没上过学的山村村民小王认识了大县城里的文化人陆才林。

陆同学是位真诚大方的好青年,不矫情、不清高,欣然接受了这个羡慕他的新朋友。所以常常有人说,交朋友趁年轻,可以无限接近纯真的儿童世界,谁都可能成为谁的朋友,没有任何限制和功利,只要能一起开心地玩耍就行。当然,能从穿开裆裤一直玩到老的发小,除了缘分,一定还有一种共同的东西,让他们在岁月中不离不弃,从相遇

小王在新兵连又一次惊

喜地看见了陆才林,他们被分在一个连、一个排,小王在11班,小陆在12班。小陆是小王的好朋友,也是小王的第一任文化辅导员。

小陆是个文体积极分子,很活跃的一个人。可惜,在一次部队运动会撑杆跳时,在2.4米处失手跌了下来,结果小手指摔断了,就调去通讯连当了报务员。一年余,小陆便复员回家了。

小王参军后就像我们考进了大学。部队向文化大进军,教员告诉大家,没有文化的军队是落后的军队,落后就会挨打。部队向目不识丁的战士们施行速成识字法,要求每一个人快速学会2000个单字。

小王仿佛天生就是读书的料,学文化的速度很快。不到半年时间就拿到了初小毕业证书。后来,又用了一年时间学数理化,达到初中毕业的

水平。他也像小陆一样,成了文化教员,还被调去营部当书记员、团部参谋股长……

这一批20世纪50年代初的志愿军,3年后基本都复员了,600多人只留下了4个人,小王就是其中之一,在部队里,从小王一直到老王。

后来,有好几次清明节,老王带着女儿小王,在战友陆才林的墓前祭拜,一次次讲述当年小王和小陆的友情,从文化崇拜开始,到战友情谊长存,从来没有淡出过生命。老王一直有深深的遗憾:“我没能帮助他一起进步……”这话我亲耳听到过好几次,因为我是老王的女儿小王。

女儿小王虽然运气好,读了一点点书,但从来不敢不知天高地厚,随便叫老王一介武夫。因为老王怀揣一纸军队这所大学的毕业证书,这唯一无影的文凭,就是中山装左上口袋插着的一支钢笔啊!



丰收的梨园 郭建生 摄

■ 真情时分

难以忘怀的线路图

■翁建飞

她特意画一张去她家的线路图寄给我,约我到她家里玩的这件事,一想起来就让我心潮涌动。现今社会,一个女孩允诺一个男孩去她家里玩、去见她的父母,那八成是瓜熟蒂落、结亲成家的前奏。但在当年,我和她似乎都没往深里去想,反倒觉得约伴相见自然而然。

她的父亲在我入伍前就调离了我所在部队,到一家兵工厂任职。她被安排寄宿在父亲老部队的家属楼,每天乘坐部队接送家属的班车,往返于驻地县城的一所中学读高中复习班。

我搜肠刮肚也回忆不起同她认识的初始,只是想象一种可能:那时她读高中复习

班,我备考军校,同是高考冲刺人,因相互交流考学而结交。她中等个儿,一头短发,纤小文静,笑起来脸颊上会现出一对小酒窝。受制于部队严格的纪律,我与她熟识后碰面,往往只是相视一笑打个招呼。

她离开我所在部队时没有机会同我道别,隔了好长一段时日,我接到她的一封信,方才得知她被一所师范大学录取;而我热切向往的那所军队政治学院,由于名额限制未能如愿报考。学校放暑假,她回到了老家父母身边,我收到了她邀请我去她家里玩的一封书信。这信里面附有她画的一张去她家的线路图,从哪儿上车,到哪儿下车,再到哪

个码头轮渡等等,标注得清清楚楚,邀约显得十分质朴而真诚。

自打记事起,伙伴之间相约玩耍不计其数。我同她相识时间并不长,相互之间的了解也非常有限,没想到她那么用心,特意画一张线路图寄给我,约我到她家里玩。

她念大三那年,我退伍回到了老家农村,与她相隔万水千山。原以为此一别两无牵挂,可她不嫌弃我这个“农村兵”,依旧同我保持书信往来,还为我奔前程打气鼓劲。这时我才恍然大悟,她没被世俗所束缚,真心实意地约我到她家里玩,内心装着她对父亲手下一名士兵的敬重、信任与温情。

■ 百姓故事

我的驻站记者岁月

■周建巨

了5公里路,回到龙溪苑家中

已浑身湿透了。第二天,儿子

出现发热感冒症状,那年他考

上了浙江工商大学二本,后来

他生气地说:“要不是感冒,我

可能会考上一本的。”我很心

疼。

记得有一年夏天抗洪救

灾采访,周一我从湖州坐快

客去安吉,但开到梅溪时,突

然发现这条公路已是一片泽

国。司机说:“车子涉水要熄火的,大家只能返回湖州了。”我想,现在抗洪抢险紧

急关头,我绝不能回去,车上

只有我一人坚持下了车。我

在齐腰深的水中走了约一公

里,突然发现后面一辆湖州

军分区抗洪抢险专用车正从水中开过来。我急忙掏出记者证说:“我是《湖州日报》记

者,去安吉作抗洪救灾采

访。”于是,他们立即把我拉

上车。随后,我采写出了安吉抗洪救灾的报道。

2014年11月底,单位组

织体检时,心电图显示,我严

重心律失常、频发早搏。医

生建议马上住院治疗,否则随

时有生命危险。但我当时考

虑到,此时正值安吉县“两会”即

将召开,报社下达的报纸征订

工作也已开始,如果这时住院

势必严重影响工作,所以希望

过了元旦再住院。医生无奈,

持不愿住院治疗,一切后果病

人自负。我毅然在病历上签

下自己的姓名……

勤奋工作换来丰硕成果,

我的驻站记者成绩在县区记

者中名列前茅。其间,我还兼

任农村指导员,每周五挤出时

间去村里办公,回到家里往往

已天黑,坐在沙发上累得一动

也不想动了。我的付出也得

到领导的认可,先后获得浙江

省优秀农村工作指导员、湖州

日报报业集团特别贡献奖、湖

州市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。

回望自己走过的路,虽然

■ 情景交融

老屋与水稻田

■方红升

水稻田在老屋旁,夏夜的傍晚,时不时便会传出“咕咕”的蛙声。这蛙声,有的似从山坡内里深处传出的,脚下有震荡的感觉;有的像是禾叶下的水面上传过来的,声音要脆响得多。这脆响的蛙声,往四下里传播出去,便招来了山风。于是,老屋的周围,便开始凉爽起来。

在开化县长虹乡真子坑的高田坑,这样的凉爽之地有好几处。而我讲述的这份凉爽,是在石崖头上。

老屋,独门独户。与庄里的那份热闹有联系,却也不凑近。它不属于城里人所说的那种闹中取静的场景,而是充满着小山村所特有的那种朴实和空灵的静。这种朴实和空灵的静,是会沁入灵魂深处的。一旦被人记住,便永远不会忘记。

上石崖头,要步65级台阶,这是老屋与村庄联系的唯一脉络。人走在上面,有上下跳动的感觉。

两棵高大的红豆杉,如同两名“带刀护卫”,死死地守着它们身边的这65级台阶。传说这两棵红豆杉,曾经被吴越王封赏为“衣锦将军”。据说在五代时期,村里有一位牧牛娃当了吴越王之后,回乡与乡亲们喝酒高兴了,便脱下身上的衣服挂到树上,之后便留下了这样的佳话。于是,红豆杉树下,常年留有认亲和祭祀的痕迹。

田里的稻秧,正在发棵。水里的蛤蟆蛋蛋,已经孵化成

了蝌蚪。它们是蛙或者是蟾蜍的幼体。每个蝌蚪的身后,都拖着一根长侧扁的尾巴。它们能在水中行走,全靠这侧扁长尾给的动力。

水稻田旁的老屋,门敞开着。不是山里人家没有安全意识,而是这里的民风纯朴,都是乡里乡亲的居住在一起,无需在心里扎起那道“篱笆”。

老屋的女主,是彬的母亲。她是个能干、贤惠的女人,家里家外一天到晚忙碌个不停。特别是她的那一手家常菜,让人吃得有滋有味。

彬的母亲,是位60多岁的老人。只要吃过她烧的菜,便会记住她的人。去老屋吃饭的那天,她还在帮邻居做小工。听说我们到家了,她便从工地上赶回来。她的勤奋和热情,感染着我们一行每个人,不知不觉让人从心底生出一份敬意。

我怂恿彬的母亲开农家乐。因为她的菜确实太好吃了。特别是她烧的清水鱼,色、香、味一个不落,会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肚子已经吃饱了。

水稻田的出水口被一块泥巴封堵了一半,这是山里人在水稻田里特有的一个动作,作用却是用来控制水稻田里的水位。只有最佳的水位,才能哺育着禾苗茁壮成长。

水稻田依老屋而出彩,老屋赖着水稻田生活。

■ 直击真相

休渔背后知多少

■林上军

休渔时节,渔民在干嘛?他们状态如何?笔者日前来到浙江某重点渔业县,和渔民老大、海洋与渔业局相关负责人进行了交流。

该县共有渔船近2000艘,约占全省的15%。

渔船在村口补网,渔船整齐划一停泊港湾。笔者首先来到一家渔业合作社办公楼,看到有渔民陆续进楼参加技能培训。

“普通船员参加救生、消防等基本技能培训,职务船员是参加升级考试培训。”一姓胡的船老大说,他所在的船叫蟹笼船,主要捕蟹,船员十来个,七八个是外地人,分别来自四川、河南、安徽等地,年龄以30岁至50岁之间为主。职务船员基本是本地人,且有的还有少额股份。作为船主,他于2014年新造的这艘船,当时投资600多万元,现在在债基本还清了。

今年以来,受疫情影响,渔民收入缩水,3月中旬出海至5月1日回港,船员收入约在2万元至4万元之间,比去年同期减少五六千元。往年船员的全年总收入约10万元至15万元之间。今年因为劳动力紧张,预计船员薪酬支付不会少于这个数。

船内有暂养活蟹的水舱,靠运输船及时装运至水产交易市场,运输船至舟山沈家门水产市场的运输时间约七八个小时。每艘渔船与两三艘运输船挂钩,以确保渔获物及时运至交易市场。当然,有时他们也会把蟹运到江苏一带的水产市场。

外地船员一般都回家了,作为船主的胡老大有空就要到船里去看看。胡老大还是党员,平时经常参加党组织活动,是渔业合作社培养对象。

今年41岁的胡老大,20岁从事捕鱼营生,从烧饭开始,29岁当船老大,可谓资深渔老大。讲起这些年的变化,他说首先是柴油补贴少了。10多年前,柴油补贴刚实行时,一艘船可以拿40万元,后逐年减少,现在只剩8万元。

回望自己走过的路,虽然历经艰辛,但也很有意义。用现在的话来说:人生是用来奋斗的!

海洋生态环境。但他反映,有的省份还在鼓励增加渔船,当地也有渔民到外省去申请渔船马力指标;船打后,船籍挂在外省,船有时停靠在当地渔港码头。

胡老大说,伏休这么多年,浙江渔民最遵纪守法。但有的省份渔民,采取一证多船方法,在休渔期进行偷捕。尤其是休渔期快结束时,“抢跑”现象时有发生。

“现在30岁以下的本地人撑船很少了,年纪轻的船员越来越少。”胡老大说,去年他的船产值400万元,纯利50万元。

“在确保安全前提下,渔业老大赚点工资钱还是有的。”胡老大说,在海上要防止被大船撞,有风的天气要随时抛锚,风大的天气要及时回港。“休渔效果比较明显,这几年渔业资源总体量还是稳定的,但因为渔船仍比较多,渔业资源大家都在捕,感觉单船捕捞量有一点点减少。”据他了解,受疫情影响,上半年部分渔船亏本。

问起下一步有啥期盼,他说最好保险费减免一点。近几年保险额度提高,保险费增加,像今年这样情况,保险公司能否降低一些费用,减轻渔民负担。

在与胡老大交谈后,笔者来到该县海洋与渔业局,采访了一位分管副局长。他说,伏休期比捕捞期忙,计划培训渔民7000人,约占全部渔民的三分之一。渔业从业人员完成了理论课程后,还要通过在线测试。伏休期,还要与市场监督部门联合查禁渔获物,日前便查获到一辆外地来的冷藏车,内有53箱冻子蟹,每箱3.5公斤,马上没收。另外,还要组织人员到滩涂查禁网具,在港湾内查偷排机油现象。

“今年船厂安排紧张,有的渔船懒得等,就自己清洗油箱,又不肯请油污处理公司,导致偷排油